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義卷四十六至八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郞祚熾

謄録監生臣葉世華

春秋集義卷四十六

宋 李明復 撰

定公

程頤曰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恭王十一年即位

定謚也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謝湜曰即位之元年不書正月者以魯之嗣君未立

故也頒正朔以正天下天王之事也承天王正朔以正一國諸侯之事也定公未立則不書正月不與季氏承王正也

胡安國曰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

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謝湜曰諸侯城成周善之大者也宋仲幾違命不受功執之以治其罪義也雖然專執大夫於天王之側而不以王命治之不敬之大也故晉卿貶爵稱人

胡安國曰按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

於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謝湜曰定公昭公弟公子宋也定公之立制在季氏

故喪至六日而後即位季氏魯之大逆也定公以公弟受賊臣之立惡之大者書即位著其自立也

胡安國曰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盖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攷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

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公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謝湜曰昭公雖死於外與隱閔遇難不殊春秋書葬者罪魯國不以季氏為逆也季氏吾君之仇也出其君而魯國莫之討也君死於外而魯國莫之疾也定公受其位而安之臣子受其葬而安之君臣之義廢矣書昭公之葬所以罪魯國之安季氏也春秋賊不討君不書葬昭公書葬則變例於終以起義也

九月大雩立煬宫

謝湜曰煬公伯禽子廟毀久矣復以私意立之非禮也宗廟之禮其遠近以年其進退以義非其退而退之為不懷非其進而進之為不敬

胡安國曰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胡宏曰煬公至是十九世是祧主也其不可立宮明甚所以立之者季氏以少子當魯國祭祀自專廢立自恣重賂足以結四隣私恩足以收百姓所懼神怒

或降之罰耳故有禱於煬公而立宫也聖人筆之使後人考其世尋其由則季氏誣神之罪著而禮制不至遂亂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謝湜曰建酉之月霜已栗烈菽不勝霜故隕霜殺菽草害稼菽養人十二月霜不殺草異之大者也十月霜殺菽災之大者也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

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謝湜曰宮室過制天之所不與然則雉門及兩觀災乃天惡其僭而災之也

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謝湜曰雉門兩觀為火所壞故魯人於此新作焉門闕之災以僭制也魯人乘災變之後復以僭制為之不知畏天者也雉門兩觀書新作書及惡其不知變

也延廐因舊而葺之故書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為之故書新桓宮僖宮之類作不復書者以災不由僭故也

胡安國曰書新作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内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

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其敢僭諸侯執國命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頤曰意如上不請於天子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

謝湜曰季氏強臧公室微弱故公初朝晉晉人辭之皆季氏交結晉室之罪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程頤曰楚恃強侵諸侯晉請於天子伐之而不能明

暴其辜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謝湜曰楚子納尹氏王子朝病蔡拘蔡侯其罪在所討也晉定公以王命合諸侯于召陵將以伐楚也然諸侯不能明大義以伐有罪乃以寇暴之師侵之而已可以正楚而服之哉召陵之會書侵楚罪諸侯之不正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

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於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𢿱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呂祖謙曰是時晉雖無盟主之實其承襲世業尚有盟主之虛名所以蔡侯赴愬於晉當時晉之不為盟主也久矣晉於此當因蔡之怨以奉王命會諸侯之師以討楚則城濮之功可以再立文公之霸業可以

再興晉既不能與蔡救患方且求貨於蔡侯自此晉失霸蔡被子常求貨無厭見晉尚稱霸主所以赴愬今晉之執政又求貨於蔡侯是脫子常於楚又見子常於晉他到這裏事窮計廹安得不歸命於吳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謝湜曰沈不會召陵沈人之失也滅其國以其君歸既歸而殺之蔡公孫姓之虐也將討不仁而反為不仁將討不義而反為不義前書侵楚後書滅沈召陵之

師暴亂不法其惡見矣

胡安國曰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辭致討而覆其邦家爲敵所執不死於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强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

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程頤曰公以不獲於晉故因會而求盟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謝湜曰晉畀魯君久矣朝則辭之盟則退之皐鼬之盟定公得與盟書公及諸侯所以抑晉而伸魯也是盟也諸侯不與劉子同盟尊王臣也尊王臣諸侯同

其善故盟稱諸侯

胡安國曰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内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皐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係則以凡舉可也

杞伯成卒于會

謝湜曰方用師則書卒于師師退而盟則書卒于會

不當會不當師則書地

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

謝湜曰許又自白羽遷容城國無定處民無定守故自棄至容城凡四遷

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

謝湜曰王臣以赴告之禮交於列國非禮也劉子卷奪爵貶之也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

謝湜曰蔡滅沈故楚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

謝湜曰王臣卒魯以外諸侯會葬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謝湜曰楚人病蔡久矣蔡之求伐楚也既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晉又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楚人怨深於蔡可知也吳楚相為仇讎

久矣柏舉之戰吳人願致其力故蔡雖微弱蔡侯能役吳子而用之也吳稱子著其强也楚稱人著其惡也蔡與吳稱以示其得吳之死力也晉侯以蔡之難假王命大合諸侯將以伐楚也然召陵之會以寇盜侵之而已未能聲楚之罪而服之也蔡侯獨以吳子之力乃能一戰楚師而敗之以至楚人震懼褰衣出奔然則列國討罪反不若吳人制楚之暴也召陵書侵楚柏舉書師敗績罪中國之衰也

胡安國曰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横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得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强焉非諸侯之所能以也有請於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

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

救大矣闔閭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

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

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爨

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

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朱熹曰吳之所以得破楚也是楚平以後日就衰削

又恰限使得伍子胥如此先又有申公巫臣往吳教

之射御戰陳這兩人所以不向齊晉那邊去也是見得齊晉都破壞了兼那時如闔閭夫差勾踐幾人皆是南蠻中之豪傑

庚辰吳入郢

謝湜曰吳之敗楚也吳已制楚之暴矣以義正楚而服之中國之道也入其國夷其宮徙其器撻其墓則其暴又甚於楚入郢稱吳狄之也險之不可負也久矣楚人恃江山之固自以為若磐石之安也然吳自

柏舉一勝十日遂入郢都有國者不可不戒也

胡安國曰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於其君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隣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

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施於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呂祖謙曰吳之伐楚所以入郢幾於滅楚論其源流固有自來自子常為令尹貪冒信讒所以致亡之道固非在於交戰之日然當時所以致敗所以速亡蓋自有說當吳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

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司馬説令尹與之上下欵楚人兵不能與戰司馬之謀要得子常禦吳入於前司馬以竒兵繞出吳之後使子常聽之則伍員孫武亦無應楚之策勝敗未可知然子常所以敗正緣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然所以喪師幾亡國全在此子常平日固失人心國勢已危使其委

心聽司馬之謀勝敗尚未可知亦未至於亡國惟其私心疾忌謂楚惡已而好司馬怕司馬有功不使之先戰所以敗子常於國家危如累卵之時尚且忌賢疾能恐他人有功不恤國家之安危此其所以亡大抵看古今亂亡之由無不由立朝之臣以私意忌克所以看史皇謂子常子必速戰不然不免諷味他這幾句楚安得不亡以此一段看秦漢之後五代以前所以亡國同出一轍往往皆此心當時子常背司馬

之約先戰屢戰屢敗至於柏舉之戰楚師大敗子常奔鄭吳自此入郢當時史皇獻謀不用以其乘廣死楚之幾亡生於楚人惡子而好司馬之一言雖區區能死不過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諒本不足論看史皇之言半正半邪初間與子常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數句便是李林甫盧杞一等人便是李林甫盧杞所說之語子常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到得子常不用他言出奔鄭他

便自死於軍後面一段便是張廵顔杲卿一等人便是張廵顔杲卿口裏說話何故史皇之為人半正半邪此段終至於自死也不是大段姦偽底人尚自知耻畏義這箇人平日不曾克私意於愛憎勝負之間消磨未盡前面教子常奪司馬之功致於亡楚看他後面死於軍本是一箇知耻畏義底人緣他愛憎勝負之間不曾克私意論其罪考其實與李林甫盧杞罪一等可為學者深戒看後面狥社稷也緣平日不克私

意所以至此何況未有史皇之畏義於愛憎勝負安得不十分消磨學者須切近看這般事

五年春王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謝湜曰患難相救禍災相恤荒歉相賙諸侯之吏事也故蔡饑而魯遺之粟曰歸

於越入吳

謝湜曰於越越之別封也吳知郢之利在前而不知越之患在後故吳子涉千里之險入郢於越乘一朝

之釁入吳空內務外有國之大患也故楚人棄國圍
蔡而吳入郢吳人棄國圍楚而越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范祖禹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十世天子希不失
其天下者矣自大夫出者五世諸侯希不失其國者
矣陪臣執國命者三世大夫希有不失其家者矣天
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必久而後失之力有
小大德有厚薄其理然也蓋周自昭王考其世短道

微至幽王而七十世矣魯自宣公三家始强季氏自武子至桓子制於家臣四世矣希不失者不必皆如之其大略不過此矣

謝湜曰桓公之年書公子翬宣公之年書公子遂定公之年書季孫意如以著三公之逆也意如書卒罪魯國不以意如為逆而討之也春秋卿逆不書卒意如書卒則變例於終以起義也

胡安國曰内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

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終始之禮也定公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呂祖謙曰陽貨自平子疾專政及平子卒因季桓子

以陪臣之微秉一國之政論季氏是强家大族在平子時親逐君非不强何故身死未幾便為陪臣據其家如此之速因是説道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自陪臣出僭亂之萌既開彼此相傚天下之大勢都如此須又自就著實處看魯之權所以在大夫者何故正縁有慶父襄仲之難所殺者三君季友與季文子有定君之功自此專權因成弑君之亂此權所以在大夫季氏之權所

以在陪臣何故蓋季平子所以能逐君外則諸侯從之内則國人服之豈平子一手一足所能自致皆是家臣强悍勇知之人為之爪牙搏擊於外乃可如陽貨者實宣力焉於是假借長養他惟恐他惡不强但知崇奬他而不知其利在前其毒在後及昭公死定公立季氏長養容縱家臣之禍方出來蒲圃之亂幾亡其所以不亡者僅於一髪天下事利於一時之便其後未有不反為所害者譬如要得放縱肆欲之人服

丹藥相似後來血氣既衰未有不為癰為疽反以喪其軀者當時雖得他不義後來為其不義所敗古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蔽蓋為此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謝湜曰伐而不服故圍之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遊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謝湜曰許自易都避難凡四遷形勢日削不可以為

國故鄭滅許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謝湜曰鄭滅許故公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謝湜曰二卿出聘罪其不率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謝湜曰宋行人以國事通於晉宋國有過非行人之罪也故晉侯稱人

胡安國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犂聘于晉主趙簡

子飲酒焉獻楊楯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買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呂祖謙曰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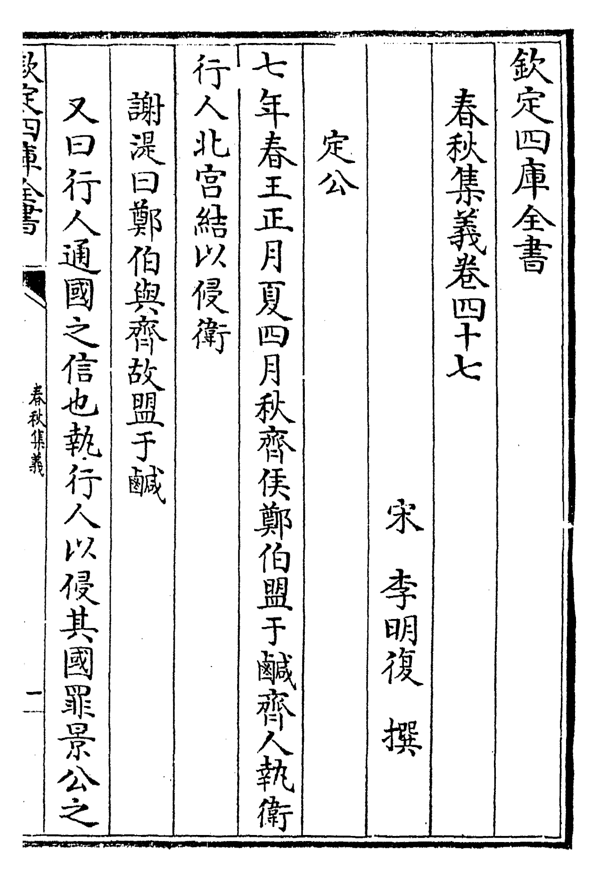
使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寅曰必使子往子立其後而行料得晉政多門必遇其禍樂祁用其言見溷而行及祁到晉果如陳寅之言為范宣子所執終不得歸看這一段事當時陳寅之謀也自精密此不足論因此可論天下大勢考左氏所載本末可以視春秋天下大勢若是桓文以前諸侯多見於左氏所載凡見於征伐會盟之間皆諸侯自相為謀盖當時之政自諸侯出故也自雞澤溴梁之會大夫專盟

全不見諸侯言語朱之一會多是趙武等說話大夫之事多見於傳葢當時之政自大夫出故也及春秋末後一節陪臣執政如陽貨如梁懷如公山不狃北宫氏之宰如樂祁陳寅是時家臣事迹言語多見於傳葢當時之政自陪臣出故也以三者觀天下大勢可見政在諸侯縱天子失權然猶可言政在大夫縱諸侯失權尚可整頓到得陪臣名字見於書傳當時大勢亦自可知

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謝湜曰鄆二於齊故圍鄆季桓子專政孟懿子為輔故如晉圍鄆書二卿

春秋集義卷四十六



春秋集義卷四十七

宋 李明復 撰

定公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謝湜曰鄭伯與齊故盟于鹹

又曰行人通國之信也執行人以侵其國罪景公之

不正也執而非罪侵而非義故貶稱人

呂祖謙曰齊鄭盟于鹹此見晉衰齊鄭欲出謀此亦是天下大變四方諸侯一時皆衰亦是時節如此

齊侯衛侯盟于沙

謝湜曰衛侯畏齊故盟于沙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謝湜曰魯侵鄭圍鄆故齊來伐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謝湜曰齊伐我西鄙故公侵齊書侵著其不正也三月之閒再出侵齊著其産禍也公室微弱故於鄭於齊侵之而已

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謝湜曰公再侵齊故齊復來伐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謝湜曰晉來侵鄭公恃晉為援故出會晉師

胡安國曰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厎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謝湜曰以君命帥師侵鄭中道復以師侵衛大夫之

專權生事者也侵衛書遂罪士鞅之專且暴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懐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謝湜曰左氏謂晉侵衛故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謝湜曰杜氏謂叛晉

從祀先公

謝湜曰魯以僖公先閔逆祀久矣定公始以昭穆正先公之位而順祀焉書從祀著復正也祀有典禮從則順不從則逆從者順之本也故從為順

胡安國曰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絶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

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

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

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

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

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掩也

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程氏學曰定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夏得寶玉

大弓寶玉大弓天子所賜先君之分器也藏之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竊之書得之書以志不恭之大也

范祖禹曰孔子於陽貨亦不能絶也及其竊寶玉大弓則書之曰盜

謝湜曰寶玉大弓先王錫魯分器所謂大寶鎮者也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弓玉以有其國故歷世守而傳之以為國之寶鎮也國之寶

鎮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其傳可知矣故寶玉大弓書盜竊著其失守國之道而危之也凡為穿窬而肆害取物者盜之所為也陽貨蓄邪心以攘國寶故書盜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

謝湜曰謂之得者以明既失而復得也寶玉大弓先王之所賜先公之所寶非盛德不能受而傳之也子孫能有其物則國安不能有其物則國危竊之書得

之書尊之也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

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又曰春秋於寶玉大弓失之則書於策得之則書於策此二物者未繫存亡何其書法若此之謹也先王分器所當世守而盜得竊之則不恭亦甚矣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謝湜曰五氏晉地罪其非事而出故書次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謝湜曰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平一國所願故不稱公曁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徳親懐鄰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哉宋楚其平起於下故書人齊魯其平起於上故書國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謝湜曰魯自昭公失位魯君不會諸侯久矣孔子之相魯也數月之間平兩國之爭定公出會齊侯安國尊君撥亂反正於是乎在矣惜乎聖人之不久用於魯也

胡安國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刧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

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相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非禮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

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謝湜曰士鞅侵衛衛不能服故鞅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程頤曰齊服義而求歸之故書來歸

謝湜曰田不書我者鄆龜讙陰本非魯舊故也歸田書來者非我求之於齊齊人至魯歸之故也德之悅服人心久矣夾谷之會孔子以德左右其君以禮退

裔夷之俘止嘉樂之享以義黜優施之亂正司馬之刑方是時兩君之禮嚴肅順備而不敢偷兩國之衆恭恪震疊而不敢慢文德武威於此兩立矣故夾谷之會方迈齊人畏恐服義而歸我以所侵之田也胡安國曰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郤

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於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又曰鄆讙龜陰之田本魯田也始失其地不書于策者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春秋義存君親故特諱而不書以掩魯侯之辱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謝氏曰郈叔孫氏邑陪臣據邑叛國故二卿圍郈夏圍不克故秋復圍之以二卿之力郈邑至於再圍則

郈之強大耦國可知矣故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胡安國曰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日已久

至於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謝湜曰宋景公失御臣之道故左右大臣以大惡相

繼出奔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謝湜曰會于安甫以衛有晉難故也

叔孫州仇如齊

謝湜曰齊來歸田故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謝湜曰仲佗石彄首惡構亂公子辰不能拒絶而從之故書暨辰緣毋弟之寵權勢隆盛以至二卿挾之以亂故書弟

胡安國曰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

地怒扶䰍奪之䰍懼將走公泣之毋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䰍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謝湜曰公子辰恃弟之寵從亂臣之謀入與景公爭國乃辰率亂臣而為之主也故入蕭以辰為首暨者彼為之首而我與之出也及者我為之主而彼從我入也出奔書暨者以逆首歸仲佗石彄而罪之也入蕭書及者以逆首歸宋公之弟辰而罪之也

胡安國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非不

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而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於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呂祖謙曰蕭是大邑莊十二年宋閔公時群公子亦入於蕭今年毋弟辰之亂非獨是所掠之地可畏而

所謀事之人亦可畏如暨仲佗之徒樂大心湊合得

成所以為宋大患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

謝湜曰樂大心公子地與三子同惡相濟者也故公

子地自陳從三子入蕭樂大心復自曹入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謝湜曰魯六年侵鄭至此釋怨而平

又曰以平故為盟

吕祖謙曰冬及鄭平始叛晉也當此時晉之屬國皆不屬晉如衛又自去年叛今魯又來平鄭諸侯皆無從晉者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謝湜曰郈也費也成也三家之邑也魯自宣公以來三家專政邑城過制勢擬國都及三家之微也陪臣恃都邑出為背逆三家復不能制故或以郈叛或以

費叛或以成叛以至帥師墮之也書墮郈著都城之害也然則邑有百雉之城家有甲兵之富其終不為國患者鮮矣統御國家者不可不戒也

楊時曰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有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取之必有道矣

朱熹語録或問孔子仕季氏之義曰此亦自可疑有難説處因言三家後來亦被陪臣撓也要得夫子來整頓孔子却因其機而為之如墮邑之事若漸漸損

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孟氏不肯墮成遂不能成功因說如今且據史傳所載亦多可疑處如魯國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乃是三家世為之不知聖人如何得做司寇又問群弟子皆仕家臣聖人亦不甚責之曰當時列國諸臣皆世其官無插手處故諸子不擇地而為之耳

或又問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桓子何也曰當時桓子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

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如陳恒弑齊君孔子沐浴而告魯公又告桓子事勢可見

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及既墮三都而三桓之勢遂衰所以桓子甚悔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不終始者由我故也正如五代羅紹威不奈魏博衙兵何假朱温之勢以除之既除衙兵而魏博之勢

大弱紹威大悔正此類也孔子是時也失了這機會

不曾做得成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謝湜曰費季孫氏邑費尤强故二卿帥師墮之

胡安國曰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

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

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

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

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絶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

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呂祖謙曰侯犯以郈叛須看初間都無此緣昭公出奔後魯國大變都無綱紀所以如此

又曰孔子為政於魯墮三家都邑考當時本末自有次序所謂三家都邑自常人論之必疑變不可知然考當時事端初不發於仲尼乃仲由為季氏宰發此

議又是三家既有此議後來論之都言仲尼不自為謀恐三家萬一不從傷威損重不可復令魯國若使仲由為之從則公室之權自此振不從則不過不從家臣之言仲尼之禮貌未損魯國之威權未沮為此論者亦未免為利害所奪亦未知聖人為政夫子之得邦家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仲尼在上同此心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況仲尼是勇銳兼人之資感於氣最先者所以

為墮都之議而叔孫氏季氏皆從郈與費此二人亦非仲由所能令蓋聖人在上他自有所感動仲由特發耳然兩都既墮獨公山弗狃負固而弗服何故比閉固難感者所以雖用兵未克如三苗逆命一般若仲尼終為政於魯則閉固者亦須服又將此事反覆論之當仲尼為政公室之權雖未盡收已不見公室與三家之異昭公時三家與公室相為仇讎到此能與三子入宮登臺當倉卒變亂之時敢如季氏之宮

分明見得季氏與國同體了此見聖人感化之功如此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謝湜曰以平故為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程氏學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

微矣費也郈也成也三家之邑也政在大夫三家越禮各固其城三桓既微陪臣擅命而恃其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乃至屢圍而不克師師墮之費郈則墮矣成猶强不服是以公圍而不果墮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郈費斯得其義書此足以見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慎於禮哉

謝湜曰成孟孫氏邑魯將墮三都三卿墮郈墮費矣

成猶強難服故公出墮成其墮成也卒於圍之而止書圍成著其不能墮也公不能亦孟孫有中輟之心故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按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

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别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胡宏曰司馬遷載孔子墮三都之明年由大司冦攝相事夫聖人之仕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夫天之生

物隨其分限無不可為而過者無可為而不及者為委吏則必會計當為乘田則必畜養蕃為宰而親民則必制養生送死之節為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為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按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圍大蒐絶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遷載孔子言行不

得其真者尤多則未知其所以得實録之名者何故

朱熹語録或問墮三都事費郈已墮而成不可墮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既不用郤何故圍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不肯墮成次第喚醒了叔季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别有處置也又曰孔子相魯欲墮三家至成則為孟氏所覺遂不可墮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强强者墮之而弱

者反不可隳者强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既不可隳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道理

春秋集義卷四十七

春秋集義卷四十八

宋 李明復 撰

定公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謝湜曰垂葭衛地

夏築蛇淵囿

謝湜曰築囿于郎築囿于蛇淵著其妨民也

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謝湜曰曹人不服故再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謝湜曰晉陽趙鞅邑鞅據邑叛故書入

胡安國曰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

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閒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呂祖謙曰晉范氏中行與趙氏相攻觀始者作亂之由與後來范中行氏之所以敗趙鞅之所以再入看此曲折斷之一言不過私之一字若致亂之由是當

趙鞅欲邯鄲午歸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緣此作亂范氏助他所以致亂之由只緣趙氏豐植其私邑私邑强大到得范中行氏所以邯鄲午亦非有公心正緣午是荀寅之甥荀寅又是范吉射之姻親黨更相助到得趙鞅奔晉陽後來韓簡子之徒言於公欲逐荀寅范吉射之徒亦非有正國家之刑其端亦私意乃欲以私愛立梁嬰父為卿故欲逐范氏代其位韓簡子亦與中行文子相惡欲乘間

逐之范氏助私黨韓氏報私怨外面若欲振綱紀其實是私以此知晉室之亂舉六卿雖或勝或負或存或亡通是一箇私意為國盡皆私意無一人為公晉安得不亡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謝湜曰趙鞅叛晉陽荀寅士吉射叛朝歌權臣不率甚矣晉國之亂可知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

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畧而不序

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謝湜曰趙鞅韓晉之強宗也趙鞅之叛法所不赦韓

魏為鞅請而復之定公不能察治乃以韓魏之請釋其罪復其職還其爵邑使鞅復以無罪歸國晉之國法不行於叛逆之人矣前書叛後書歸罪其赦逆臣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

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狗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

君取國者則此說啟之也大失春秋之意也

薛弒其君比

謝湜曰臣下不安以成凶禍故弒書國

胡安國曰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誅步過六尺者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謝湜曰靈公不道南子亂國故公叔戌趙陽以欲去夫人之黨得罪出奔

胡安國曰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儻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謝湜曰頓日微弱又得罪於楚故頓為楚滅

夏衛北宫結來奔

謝湜曰結戍之黨故出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謝湜曰檇李吳地吳將攻越越潛兵入檇李敗之

又曰光吳子闔廬

胡安國曰按左氏吳伐越勾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黄池之歲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

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

吕祖謙曰檇李今之秀州又云吳與越戰越王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到此吳方爲越所敗闔廬傷而死吳之陳所以如此整乃當時申公巫臣孫

武之餘教何故他當時適吳舍偏兩之卒於吳教他
伍乘之法後來又從孫武教宮人戰陳斬其犯命者
則陳法吳人講之精雖闔廬末年尚承餘教遺習以
越之剽悍輕易猶畏不敢前以此知用兵不可無法
制何故越出奇計變吳人耳目終為所敗葢兵有正
奇正則可効奇則不可効所謂行列卒伍分布之法
故可傳到得千變萬化移換耳目則不可教若使巫
臣孫武在則必不到陳亂地位無巫臣孫武之臣徒

守巫臣孫武之法便到敗處以此知天下之事固有可傳有不可傳者闔閭既敗死其子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其復讎之志甚堅惟其立志之堅所以幾滅越國後來何故為勾踐甘言重幣所誘聽太宰嚭讒臣之說志滿意得終為越滅若以常理論之坐薪嘗膽之時為之則易志滿意得之時持之甚難然觀夫差本源發處其志已不全了所以常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已

是常要人喚省他使其志堅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

濕如江河之不可轉移則復讎之念豈有間斷今必

待人提起他意思則知他當時工夫已自有間斷隔

絶處了所以終至於志滿意得為越所敗滅學者觀

此事最當警戒今學者能親直諒之友朝夕警省亦

是大段有志之人然而須以夫差事自警見得人終

靠不得志滿意得地位便自見學者做工夫須到不

待人地位方堅固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謝湜曰是時衛有公叔戌之難牽之會著齊不能定衛難也牽衛地

呂祖謙曰晉人圍朝歌朝歌是范氏之邑魯衛齊謀范中行氏三國所以來救之者何故一則是晉之衰一則是范中行本主四方之諸侯所以尚有人情三國所以救之看陳寅言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此句可見范中行氏內則有三國之助外則有狄師之

助何故不勝葢當時三分只有一分屬范中行氏二分尚在四郊所以難成又看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之徒皆惡范中行氏事見十三年范中行氏雖盛終敵不得四家去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謝湜曰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著齊不能清宋難也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謝湜曰石尚天王之士故書名王受神福賴諸侯所致則神福王宜與諸侯共之故天子分俎實不曰賜而謂之歸也古者諸侯以時入朝朝則各以其職來祭故天子祭於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與之同其事則必與之同其樂故也周衰諸侯職貢不修祀事不相久矣廟中之賜諸侯何與於此哉敬王乃以脤肉親魯而歸之失禮之大也脤膰以同姓為主所賜非特同姓而已

楊時曰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必同姓異姓也

如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已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謝湜曰左氏謂蒯聵謀害其母出奔而春秋不絶其

世子然則蒯聵之禍蓋出於南子之譖也書世子出

奔所以著靈公之惡也南子婦德不修甚矣其惡世子

而欲去之亦久矣驪姬害晉南子害衛其情一也靈

公聽南子之譖不能為世子審察以致出奔故出書

世子納書世子所以明蒯聵未失世子之道也

楊時曰衛世子蒯聵得罪於靈公而奔宋已而之晉趙氏靈公怨其出奔也謂少子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靈公卒夫人立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有亡人之子輒在不敢當於是衛人立輒為君昔者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則世子而立嫡孫禮也然則郢之讓輒之立正也趙簡子欲入蒯聵而衛人以立郢拒之不得入

夫蒯聵得罪於靈公出奔不宜有衛也衛人以輒為君矣則其拒之宜若可然故冉求以為問夫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國君乎居衛而問衛君宜夫子之不告也故子貢以夷齊問之夫伯夷叔齊孤竹君二子也伯夷兄也叔齊弟也父欲立叔齊而叔齊以伯夷為兄而讓之伯夷以為父命也不受而逃去故國人立其中子而夫子賢之子貢以是知其不為衛君也何以言之蓋為臣而不命於其君為子而不

受於其父而有其國義之所不與也雖伯夷為兄叔齊讓之猶弗受也況得罪於其父乎則蒯聵不宜有衛明矣夫人以靈公之命而立郢則郢受之可也而以輒在為辭其庶幾叔齊之義乎然輒之立以蒯聵嘗為世子故也蒯聵未嘗為世子則郢何辭焉而輒亦何自而立耶故春秋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書世子所以罪輒也然則蒯聵之入為輒者宜奈何去位從之可也拒之不可也國人拒之而立郢

則其義兩得矣說者以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夫惡父子之爭雖庸夫愚婦知之矣而謂求賜之賢必待問而後知耶失其旨矣

尹焞曰衛君父子爭國夷齊兄弟讓位孔子賢夷齊則其不為衛君也可知矣

胡安國曰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

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
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毁滅天
理之所由著矣
張栻曰叔齊之讓伯夷以為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
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為叔齊之立
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二人者寧去
國而存此矣衛輒之事國人論之以為蒯聵既得罪
於先君而出奔而輒受先君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主

則立輒而拒蒯聵可也曾不知蒯聵父也輒子也父子之義先亡而可一日立乎故子貢以夷齊之事為問方是時夫子在衛輒立之事蓋難言也賜也微其辭以測聖人之㫖耳

朱熹語録或問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輒時只是蒯聵一箇來爭若立他時則又添一箇來爭愈見事多人以千乘之國與之而不肯受他畢竟是看得來惹手難做後不敢做問衛君欲召孔子為政而

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爲之臣復欲去出公亦豈人情曰惟孔子而後可問靈公既逐蒯聵公子郢辭不立衛人立輙以拒蒯聵論理輙合下便不當立不待拒蒯聵而後爲不當立也曰固是輙既立蒯聵來爭必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

謝湜曰彄世子之黨故出奔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謝湜曰恃弟之親與國為抗而景公耒之絶也故自

蕭來奔復書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謝湜曰車徒不足故連歲大蒐邾子懼難會于比蒲

城莒父及霄

謝湜曰郈與費患其固而墮之莒父及霄患其不固而城之茍惟弗擇忠良而畀之以邑則二邑雖固適足以為叛人之資而已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謝湜曰食非一處故不言所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謝湜曰頓子沈子胡子自雞父之敗國滅之兆已形矣其後國勢萎弱相繼以滅故春秋於胡沈二君之死書滅著其取滅之由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

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爲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弱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爲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謝湜曰郊以寅月五月辛亥郊四月辛巳郊著其失

時也郊祀失時不敬之大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

謝湜曰鄭與衛親公孟彄在鄭蒯聵在宋故鄭罕達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謝湜曰齊景衛靈非事出次于外凡三罪其不恤民也

邾子來奔喪

謝湜曰小國益弱故邾子奔喪於魯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謝湜曰姒氏杞女哀公母定公妾哀公未稱君故妾

母不稱夫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

謝湜曰小國益弱故滕子會葬于魯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謝湜曰葬以永安考妣一物不善則百世不安臣子

所宜盡心也慮物必備襄事必慎盡心之至也定公葬有日矣卜以丁巳而葬以戊午葬不得以時成日下昃然後能葬以雨之害也以一國葬一人而其葬不備不慎如此葬事苟簡可知矣書雨不克葬日下昃則日向夕矣非葬之時也日中猶不可而况日下昃乎古者日旦而葬日中而虞日旦而葬敬之至也日中而虞哀之至也

辛巳葬定姒

謝湜曰毋以子貴故仲子非君母則歸賵不稱謚哀公未稱君則定姒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

胡安國曰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

謝湜曰漆邾庶其邑

春秋集義卷四十八